



河靜敵未清

〔阿尔巴尼亞〕

法特米尔·盖雅塔著

河 靜 敵 未 清

【阿尔巴尼亞】法特米尔·盖雅塔著

諶国章 译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西安

內 容 大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尔巴尼亚解放了，工人阶级领导着阿尔巴尼亚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本书取材于新政权建立后不久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故事。在某乡村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反动富农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破坏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权，破坏粮食政策，毁坏庄稼，暗杀党员，并企图进一步破坏党组织。这些反动富农实际上是在美帝特务指挥下进行活动的。但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群众力量，最后破获了反革命集团。

小说成功地刻划了各种类型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描写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人民民主政权中的坚强领导。

ФАТМИР ГЯТА

ВОДА СПИТ ВРАГ НЕ СПИТ

Перевод с албанского

А.СИПОВИЧ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河 靜 敌 未 清

(阿尔巴尼亚)

法特米尔·盖雅塔著

歐國章譯

◆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4号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frac{1}{32}$ ·5印張·89,700字

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 定价：(6)四角一分

統一書號：10147·44

序

阿尔巴尼亚文艺小说开始发展比诗迟得多。它的创始是与作家米哈里·格郎明诺(一八七二——一九三一)——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战士的名字分不开的。阿尔巴尼亚的小说中，还没有创作出象著名的诗人拿伊姆·弗拉梭里(一八四六——一九〇〇)和米耶吉尼(一九一一——一九三八)那样伟大的作品。

同时，特别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阿尔巴尼亚人民所积累的经验，纯朴的人们的英雄气概，掌握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各种形式文艺写作的极丰富的题材。

因之，最近几年来，在阿尔巴尼亚，与诗和叙事诗一样越来越多地出版了小说作品。

法特米尔·盖雅塔在现代小说作家中占极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河静敌未清”是现代阿尔巴尼亚小说中第一部巨著。

法特米尔·盖雅塔一九二二年生于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他在科尔洽城唸过中学。民族解放斗争年代他在共产党的地下报纸中工作过，在反抗意、德侵略者的游击队中作过战。在那些艰苦的年代里，确立了他与人民在一起，与共产党共命运的作家的人生观。

法特米尔·盖雅塔的初期作品是过去民族解放軍战士中广泛流行着的一些詩歌。

一九四五年法特米尔·盖雅塔出版了一本敘述英勇的游击战争岁月的短篇故事集——“鮮血淋漓”。

一九四九年法特米尔·盖雅塔随一批年青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家来到莫斯科，在那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接触了俄罗斯的古典文学和优秀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年青的阿尔巴尼亚作家的丰富创作力到受极大影响。就在莫斯科，他写了敘事詩“歌頌游击队员別恩科”，开始写作中篇小說“河靜敌未清”。一九五一年这本小说在地拉那出版了。

小說取材于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发生在阿尔巴尼亚农村中的一些事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的貧农和中农为了反对富农阶级，消灭最后残余的反革命組織，消灭外国特务所作的斗争。同时，小說闡明了恩維尔·霍查在他的著作“論农村工作中的几个問題”中所制定的党的农村政策的真正涵义。作者以小說的艺术形象，主角人物的命运，成功地指出了党的这一文件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篇小說“河靜敌未清”不仅証明了作者卓越的才华，也說明了人民民主制度給阿尔巴尼亚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打开了广闊的前途。

A·伊凡諾夫

第一章

魯列·朱巴知道政府頒布了临时法令，要求农民們交出全部剩余粮食。讀过报上这段消息，魯列·朱巴惡狠狠地把报纸扔到火里，跟着推翻了他坐的那張椅子，刷地一下站起来。他那嬌生慣养的、已达成年的女儿傑美扮了个鬼脸，打算要說什么，但，瞟了父亲一眼，馬上又忍住了。

“畜生們！”魯列咒罵道，“他們打我这儿抢去的土地、葡萄园、牛和馬还少嗎？！現在他們又要粮食啦！让这些东西变成毒藥，使他們不得好死吧！”

魯列穿上了拉司契克●，往地里去了。

剛下过雨不久，潮湿的地上，象才烤出来的面包似的冒着热腾腾的水蒸气。可是舒爽清鮮的空气，夕阳明朗的光輝和象一条彩色的带子那样圍繞在天空的长虹都沒能使魯列·朱巴感到喜悅。

在栽遍了白楊树的路上，魯列遇到了打地里回来的克雅米尔。克雅米尔背着一口袋玉蜀黍，一瘸一拐地走着。

●农民穿的一种树胶鞋。——俄譯註

“喂，癩子，牛在哪儿？”連“好”也沒問，魯列喘吁吁地問道，象是賽跑過後似的上氣不接下氣。

“孩子們放着吶。”克雅米爾回答，盡力躲着魯列的目光。

“地里怎麼樣？”

“謝天謝地，一切都挺好。玉米棒子鼓繃繃的，都快裂開了。你的地我也甭多說了。每棵玉米可都是粒粒黃金哪！”

“別太高興啦！這些玉米還不定是我們吃咧！你能說整個收成都歸我們嗎？”

“據說，好象是這樣，”克雅米爾搖了搖頭，答道，“說可是這麼說，魯列，對你和大家來說也都夠吃了。”

克雅米爾正打算走，但魯列攔住他的去路，用惡狠狠的眼光盯住他，帶點諷刺的神情問道：

“你說說看，癩子，也許每天能運很多的糞是吧？老婆來得及照料牛嗎？呸，怎麼着，你走運啦，癩子，現在是你的節日。瞧，怎麼你那只腳倒不癩！”

克雅米爾什麼也沒回答，把口袋背到背脊上。

“朋友，干嘛不吭氣呀？今天你的牛給你拉了多少奧克●糞？”

魯列兩手叉腰，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他還沒來得及收斂起笑容，克雅米爾已用平靜的聲氣說了：

●重量單位，約合一公斤半。——俄譯註

“去吧，老爷，要是你爱问，还不如好好的想一下。”

“不许你这样跟我讲话！说不定，牛还不是你的哩。”

“那末是誰的呢？”

“別装蒜，癩鬼！”

魯列紧紧的逼近克雅米尔，暴跳如雷地用拳头捶打着
自己的胸脯：

“这些牛是我的，你听见了吧，我的，我的！”

克雅米尔哈哈大笑，将大姆指插在食指和中指之間捏
成个拳头，在他面前晃了晃，說：

“喏，收起来吧！”

魯列額头上暴起了青筋。他向克雅米尔身边冲过来。

“別碰我，要不然我就敲破你的脑袋！”克雅米尔举
起手杖，喊道。

魯列整个身子往旁边一閃，脸上的皺紋痙攣着，他站
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象是渾身都麻木了。

“这肥猪怎么不发火了！”——看見魯列瞪着兩眼，
象得了神經病似的，克雅米尔心想。可是，出乎意外地象
有誰推了这傢伙一把，魯列突然轉过身来，一句話也沒說，
沿着大路很快地走了。

魯列到了自己的地里，眼睛里开始流露出貪餒的光。
他站住脚，摸了摸玉蜀黍棒子。玉蜀黍棒子沉甸甸的，就
象是些手榴彈，长长的穗子簡直和他自己那好久沒刮过的
鬍子一样，今年靠得住是丰收。这块地比鄰近的几块地要

收得多些，土地改革的时候，魯列給自己留下这块地，确是有道理的啊！

他掰下一个玉蜀黍棒，把它擦擦干净，剥了几颗玉蜀黍粒攥在嘴里。

“熟啦！再过一星期就好收割了……”——嚼了嚼玉蜀黍粒，魯列想道。但这时他又想起了政府的法令，狠狠地吐出咀里的玉蜀黍粒，扔掉手里的玉蜀黍棒子。“怎么办？就让别人来吃掉这所有的玉米吗？不行！”

魯列一辈子习惯于剥削别人的劳动来生活，因而除了他和他的家庭，他决不能容忍还有谁来分享他个人的劳动果实。魯列向地里瞧了瞧。玉蜀黍秆微微摇曳着，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但魯列对这柔和的沙沙声依然无动于衷。

“不！决不容许！……”——决定了要破坏丰收，他叫起来。

魯列折断一个玉蜀黍棒，又一个，三个，十个。接着他开始把玉蜀黍秆连根掘出，折断它，用两脚使劲地践踏，直踏得陷到土里去。

“让所有的都烂掉，都烂掉！我一粒也不交，一粒也不交！”他嘟囔着。

魯列活象一头半夜里打山上窜下来的野猪，他疯狂地掘断庄稼，全不顾汗流满面，也没觉得尖利的玉蜀黍叶子把手划破了好些伤痕，更听不见驻扎在附近的茨冈人的军队的吵闹声。他决计要破坏，毁掉收成，不把它留给国家。

因为他認定国家是自己最危險的仇人。有許多人为自己亲近的人，为友誼和爱情而生活，但魯列只为自己而活着。新政权剝夺了他三十五朱留姆●土地，兩对牡牛和兩头水牛，把这一切分給了貧农。

当正在进行土改的时候，魯列打东家串到西家，惡毒地暗中挑拨說：

“倒霉的人們，你們在想什么啊？这回土改要把你們帶往哪儿去？难道你們不知道土地是屬於上帝的嗎？难道你們不知道政府常常是当了权又倒台，改朝换代就象春去夏来一样嗎？先前意大利人的时代不就是这样？要是一下子又来了个新政府，美國人来了呢？那时候你們往哪儿逃？哪儿躲？怎么在上帝面前洗清自己的罪孽？”

“土地并不属于上帝，从前它是屬於你，魯列！”农民們回答他，“現在它屬於我們了。要說是罪孽，謝天謝地，我們早就永远成为无罪的人了。”

事实上，也还有給魯列荒謬的謠言所吓倒的农民。

到了魯列相信党的決議無論如何一定会实现的时候，他便又唱起了另一种調子：

“我的兄弟們，拿吧，一切都拿去吧！庄稼、葡萄园、水牛……我一点也不在乎。全心全意地交出来……亲自交出一切……”

●面积单位，相当十分之一公顷。——俄譯註

于是在村子里有了另一种说法：

“不管怎样鲁列总算改变过来啦！许是上帝照亮了他，给他开了窍吧……”

不！鲁列没有改变。他把仇恨和怨毒埋藏在自己心里，象铁锈腐蚀着铁一样，仇恨浸透了他全身。他内心的仇恨犹如溶雪时的河水，一天天在增长着。

鲁列破坏收成，象一头被牛虻螫了的野牛那样在地里来回奔走了一个多钟点。可是，当他停下来朝四外望望的时候，才看出来他只毁掉了一小部分庄稼。纵然象这样干上一个通宵，他照样毁不了他那块整整五朱留姆地的玉蜀黍。他心里暗暗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带一把镰刀或斧子来，虽然他已累得非常厉害，但他仍旧决定把已开始了的行动进行到底。

当他重新抓起玉蜀黍秆的时候，从驻紮着茨冈人车队的草地上传来了大喉咙的喊叫声，这是牧羊人为了吓跑狼在喊叫：

“嘿哟！嗨，嗨！……”

鲁列吓了一跳，跳进一条有水的沟里。“难道有人跟着吗？”——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甚至吓得浑身发冷。

鲁列摘下帽子，抹了抹脸。他又听到一些声音，这回跟着传来的有狗叫和小孩的哭闹声。显而易见，茨冈们开始在争吵。鲁列一翻身打沟里跳出来，用帽子拍掉粘在大脚管靴子上的污泥，大踏步朝茨冈人的帐篷走过去。

魯列走近的時候，茨岡們停止了爭吵，女人們和某些男人顯然不想和陌生人見面，都躲避了破帳篷。在半熄的篝火旁，只剩下一個坐在那兒的年青的茨岡，火上架着一個鐵罐子，里边正在煮着扁豆。

“你好，英雄！”魯列叫道，握了握茨岡的手。

“歡迎，阿加●……”茨岡回答，一面撥弄着篝火里的樹枝。“那邊有誰在走動？”

“那兒誰也沒有。田里只我一個人……日子過得怎麼樣？”

“感謝上帝，阿加……”茨岡回答，立刻抱怨起壞運道來。他訴說田里的看守人要沒收他們那踏壞玉蜀黍地的馬匹，又告訴魯列今天他們坐了整整一天還沒吃飯，最後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吵起來了。魯列差不多完全沒理會他的牢騷，一句話也沒回答他。他拍了拍茨岡的肩膀，問道：

“听我說，朋友，你們當真明天要離開這兒嗎？”

“是的，還是在一清早哩。”

“往哪儿去呢？”

“遠着吶，到哥路斯。阿加問這干嘛？”

茨岡站起身，護着眼睛不讓烟燻，瞅着魯列。魯列又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湊近他耳邊說道：

“去把馬备好，赶到地里去。让它们在那儿吃个饱。

●富农，有钱的人（土耳其語）。——俄譯註

去对女人跟孩子們說，拿起口袋，裝玉米去，裝得滿滿的。”

茨岡惶惑地眨眨眼，不同意似的搖了搖頭：

“哦，不，阿加……”

“去干吧，对你說，甯怕。”

“这样做我們要坐牢的，阿加……”

“誰也不会来碰你們。这是我的地。况且在目前这种乱糟糟的时候誰会注意你們呢？”

魯列打錢包里掏出几个列克●，塞到茨岡手里，对他使了个眼色，轻轻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

“拿着，头領，把馬都放到地里去吧！”

茨岡把列克放进口袋里，影子似的鑽到放牧在草地上的馬群中不見了。

二

在橄欖树丛里，收割了的玉蜀黍堆后面站着一个人。当魯列走到离他很近的时候，那陌生人也走到了一片銀色的月光底下。魯列認出来他是村苏維埃的秘書雅契·馬拉。

“你在这儿干嘛，紅毛？”魯列有点儿詫异地問。

“当然，跟你在哪儿干的事兩样。”雅契嘲笑地回答

●阿尔巴尼亚貨幣单位，相当于八分之一一个苏联盧布。——俄譯註

他。

“依你說，我在这儿做什么来着？”魯列問得很快，有些神色不定。

雅契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斬釘截鉄地說：

“你毀了收成，也就是說干了破坏的勾当，說起来，这該是什么罪名？我是政府的代表，可以當場逮捕你……”

“雅契，你是知道这件事的。我只不过把茨岡的馬打地里赶走，不想馬把我所有的玉米都踩坏了。这件事应该由茨岡們負責。”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你一定叫得比受伤的野猪还要响，不吵翻了整个村子才怪。可是你并没吵鬧，要知道我明白你为什么干这件事，魯列。”

魯列什么也没回答，瞅着雅契那张长滿雀斑的脸。显而易见，他极力在克制自己。

“好，”他神色不变地說，“你我彼此来洗洗干淨吧。你說我毀了庄稼。好。那末让我来把你的一切髒东西拿到清水里漂漂。”

“你什么也說不着我。我清清白白……”

“象一座燻黑了的烟囱，”魯列打断他，“呸，你倒給我說說，紅毛朋友，你从前跟左嘉●分子，跟巴茲·查略●在一起干什么？”

●阿尔巴尼亚国王，他将阿尔巴尼亚出卖給墨索里尼。——俄譯註

●他就是阿巴茲·庫彼，左嘉分子的头脑。——俄譯註

“什么？我和巴茲在一起？”

“商人傑隆·美洛囑咐向你問好，你認識他嗎？”

“我什麼商人都認識，……我在繆斯利姆·彼查●的游擊隊里作過戰……”

“別廢話，紅毛，這點幫不了你。要是你腦子干了，記憶力不行了，我不妨替你提提某些事情。在地拉那你的意大利朋友讓你當上警察。可是當墨索里尼剛要垮台的時候，你就跑了，在阿巴茲·庫彼的軍隊中作過戰。怎麼，還記得嗎？我可完全不想跟你爭辯。你聽我說，好在‘這些’日子已經過去了，讓我們來和好吧。同意嗎？還是想要我明天把一切事情都告訴留托呢？你諒必非常明白，那時候等着你的是什麼……”

於是魯列舉起手來象把刀似的擱在脖子上一拖。

雅契吓得直哆嗦：

“關於我的事還有誰知道？”

“除了彼希奇誰也不知道，要是你自己能守口如瓶，誰也不會知道，這沒什麼說的了吧？”

雅契同意地點了點頭。

月亮昇起了，分外明亮。可是這兩個人完全無心欣賞皎潔的月色。在村子里走着的時候，他們盡量挑樹影子里藏身。不管魯列怎樣想不給人聽見，他那低嗓門在深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和法西斯侵略者鬥爭的游擊隊最早組織者之一。

——俄譯註

沉寂中却依然听得很清楚：

“蛆虫，”他对雅契說，“也許可以切成兩段，而每一半还能各自活着。可是人的生活就不能这样分割开来。無論你对新政权有多少貢獻，你过去的生活象一条尾巴似的，将一直拖在你背后……因此你最好跟贊成你过去生活的人合作，而不要和審判你过去生活的人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魯列。”

他們彼此握了握手，分开了。

三

第二天清早，雅契·馬拉喚醒了地方黨組織書記留托，三言兩語的告訴他，在最好的一块地里，有誰毀了五朱留姆的玉蜀黍。留托很快就穿好衣服，立刻下地去。在魯列·朱巴的那块地上，到处都是稀稀朗朗的，被折成兩截的玉蜀黍稈。在田塍上留托发现許多人的足跡和馬蹄印子。在一条水沟里他捡到了一双破烂的奥平加[●]。

村苏維埃就在那幢开着供銷合作社的房子里，雅契在那儿等候書記。

“怎么样，留托，無論如何是破坏吧？”

“是的，是破坏。”留托回答，把在地里找到的奥平

●农民夏天穿的鞋。——俄譯註

加扔到房間角落里。

村苏維埃那个小房間布置得十分簡單。由小窗口射进来的光綫，投到牆上，照着用白樺树枝裝飾起来的斯大林和恩維尔·霍查的画像，照着一幅标語，上面用紅字写着：“我們要提前把粮食交給国家！”

留托繞着桌子走了一圈，手指象是在演奏达伊尔●似的敲打着桌面，沉默了不多一会儿，他說：

“昨天才頒布了交粮的法令，今天就发现了破坏！可是誰会干这号事呢？是茨岡們？眞想不到……”

留托自言自語地說着。“馬略是党员和村苏維埃主席，他能帮助我，可是他不在，他現在在城里，在党校訓練班还要学习三个月。”

留托·納济弗出身于穷苦人家，他的父亲替別人放羊，沒有牛，也沒有地。哥哥在解放后和米尔基塔山里的叛徒——保皇党作战中被打死了。姐姐是个細心而善于理家的姑娘，嫁到保德戈里叶去了，还在战时她就离开了丈夫，因为她不愿和投靠巴利斯特●的人在一起生活。現在她和父亲、弟弟种着人民政府分給他們的地。

实际上留托不能算作农民。他在城里度过十年，在一家橡胶制品厂工作，他早已改变了农村的生活习惯。生活

●乐器，一种手鼓。——俄譯註

●反革命分子，民族主义者。——俄譯註